

“革”卦“己日乃孚”辨正

——再論《周易》異文與一字多義

鄭吉雄

【提要】《周易》古奧而版本多，筆者曾發表《易學與校勘學》一文，歸納《周易》經傳異文，申論“一字多義”特性，引起學界注意。“革”卦“己日乃孚”，古今中外注家，或讀為“己”，或讀為“巳”與“已”，再衍生出多種不同解釋。近因上博《易》簡問世，整理者讀為“改日”，釋為“逐鬼禳祟”，引起爭議。本文引證清儒考據，認為當讀為“己日”，兼含“戊己”及“更改”二義，是為另一“一字多義”顯例。文後補充數例支持主論述，闡明此一新義理。

【關鍵詞】 周易 革卦 己日 異文

一、緣起

自2005年筆者發表《從卦爻辭字義的演繹論〈易傳〉對〈易經〉的詮釋》闡述《周易》經文(卦爻辭)字義的多樣性與歧異性後^①，多年來筆者一直注意《周易》版本與異文(variation)以及“一字多義”(polysemy)的現象。2013年北京大學劉玉才教授及琉球大學水上雅晴教授在沖繩召開“校勘與經典國際學術研討會”^②，筆者有幸受邀，提交《〈易〉學與校勘學》一文^③，暢述《周易》異文所呈現經典“一字多義”的現象，引起了學界同道的注意。會議結束當日，廣島大學野間文史教授及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池田秀三教授和我一起閒逛校園，邊走邊聊。他們對我提出“一字多義”的課題深感興趣。會後2013年11月池田教授特地寫信給我，表示我所說的“一字多義”，對於專攻訓詁學的他有很大的啟發。渥蒙學界前輩肯定，我最安慰的是吾道不孤，深信經學文獻學的專家認得出這是研究古代漢語和文獻校勘的一條坦途。近數年來，我也陸續發表了關

① 《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頁1—33。

② 水上教授現任日本中央大學教授。

③ 收入劉玉才、水上雅晴合編《經典與校勘論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9—37。

於語言、字義和中國古代思想史的論著^①，繼續發揮“一字多義”的義理。

在《周易》文本中，既存在鮮明的異文爭議，而又兼“一字多義”的情形，莫過於“革”卦“己日乃孚”之例。“己日”一詞，傳統注家說解分歧十分嚴重，除“己日”外，或讀為“巳日”，或讀為“已日”。因為《周易》原文並無標音，字形更是混淆，因而引發後世詮釋經典的學者爭論不已，當代注解《周易》的著作汗牛充棟，衆多注者和譯者更是隨意之所在，望文生義，不辨牛馬，造成各說各話。以下考論革卦此句的“己/巳/已”字，說明其以一字同時指涉兩個含義的事實，再為古代中國經典“一字多義”的現象作一輔證。

二、己日乃孚

1. 己日

漢魏《易》家注解《周易》，多將“己日”讀為“已經”字，是結束、完成的意思。如《玉篇》釋“已”為：

止也、畢也、迄也。

“革”卦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荀爽(128—190)：

五已居位為君，二乃革意，去三應五，故曰“己日乃革”。

王弼(226—249)《注》：

不能自革。革已，乃能從之。

干寶(286—336)：

天命已至之日也。

崔憬：

湯武行善，桀紂行惡，各終其日，然後革之，故曰己日乃革之。^②

金景芳(1902—2001)、呂紹綱(1933—2008)《周易全解》說：

己字應讀作已(yǐ)，不應讀作十二地支辰巳的巳(sì)，也不應讀作十天干戊己之己(jǐ)。己日，可革之日也。條件不到位，即先時而革，人疑而不孚。^③

考察上述諸說，傳統學者沒有開展討論，尚未知道他們選擇讀為“已”的理由。金景芳、呂紹綱則提出理由。但顯然他們是對卦爻先作了詮解，然後根據詮釋

① 鄭吉雄《論先秦思想史中的語言方法：義理與訓詁一體性新議》，《文史哲》2018年第5期，頁38—67。鄭吉雄《名、字與概念範疇》，《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頁13—28。該文後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選入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哲學》2017年第12期，頁10—25。

② 參李鼎祚《周易集解》。

③ 金景芳、呂紹綱《周易全解(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381。

決定選擇“巳”字。無奈這欠缺字形分析的理據。

2. 巳日

《易》家讀“巳日”為“巳日”，有兩個解釋，或將“巳”字讀為十二地支（earthly branches）的第六個“巳”。按《史記·律書》：

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

……如“月幾望”“巳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

王夫之(1619—1692)《周易內傳》卷四則將“巳”和“日”分開，釋“巳”為“巳時”：

道之大明，待將盛之時以升中，於時為“巳”，日在禺中而將“午”。前明方盛，天下乃仰望其光輝而深信之。六二當之，故三陽協合。

“三陽協合”的“三陽”，指的是《革》卦三四五爻。又或亦主“巳”字，但讀為“祭祀”字。高亨(1900—1986)《周易古經今注》卷四：

巳，疑借為祀。孚讀為浮，罰也。巳日乃孚，謂祀社之日乃行罰也。……行罰之時，必祀社以告神，故曰巳日乃孚。^①

同書《損》卦初九“巳事遄往”：

《釋文》：“巳，虞作祀。”《集解》已作“祀”。惠棟：“鄭《詩譜》云：‘孟仲子，子思弟子，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祀”。’知巳與祀通。”亨按：此文字當作“巳”，“巳”借為“祀”。《革》云“巳日乃孚”。六二云“巳日乃革之”。並以巳為祀。余疑《周易》初本“祀”皆作“巳”，今多作“祀”者，後人增示旁耳。^②

周振甫(1911—2000)《周易譯注》：

巳：同祀。孚，信。革卦，人們懷疑改革，到祭祀日才相信，大通順。^③

由上述可見，讀為“巳”有兩派，一派讀地支而釋為巳時，另一派則讀為祭祀字的省形。同樣地，他們的論證都欠缺古文字上的理據，主要是根據他們對經文本推測而作判斷。

3. 己日

《易》家又或將“巳日”讀為“己日”，其中也可以區分為兩種意見。第一種認為“己日”為古代天干記日之法中的“己日”，同時也因“己”在經典中也可以讀為“改”，有更改、改變的意思。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己日”條引南宋朱震(子發，？—1138)讀為“戊己之己”，認為甲日至癸日之間，過“己日”(第

①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中華書局，1984年，頁302。

② 同前注引書，頁277。

③ 周振甫《周易譯注》，五南圖書公司，1993年，頁314—315。

六日)則爲過中,有改革的意思。:

《革》“己日乃孚”。六二“己日乃革之”。朱子發讀爲“戊己”之“己”。天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十干則“戊”“己”爲中,至于“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己”爲變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而《漢書·律歷志》亦謂“理紀于己,斂更于庚”是也。王弼謂即日不孚,己日乃孚。以“己”爲“己事過往”之“己”,恐未然。

清儒吳彥雲《吳氏遺著》卷一:

“己”讀若“改”,與“开”讀若“開”、“豈”讀若“愷”同例。從“攴”爲“改”,又與“學”爲“斆”,“啓”爲“啟”同意。《儀禮·少牢禮》:“日用丁己。”《注》:“必用丁己者,取其令自變改也。”是鄭(玄)以“己”爲古“改”字矣。“己日”,即“改日”;“改日”,猶“革日”也。^①

屈萬里《周易集釋初稿》引顧、吳之說:

按:吳說,顧亭林已先言。又按:“己”即戊己之“己”,因其音同“改”,有改變義,故曰“己日乃孚”也。

顧炎武、吳彥雲之說,涉及筆者“一字多義”之說,下文有詳細分析。

另一種讀爲“己日”則是用“納甲說”解釋。漢儒“納甲”的學說,是以八卦配十天干:乾、坤對應甲、乙和壬、癸,以震、巽對應庚、辛,以坎、離對應戊、己,以艮、兌對應丙、丁。革的內卦“離”爲“己”,故虞翻說:

四動體離,五在坎中。

尚秉和(1870—1950)《周易尚氏學》引虞翻之說,云:

“離”爲日,貞“己”,故曰“己日”。己日謂二。二,“離”主爻,承陽應五,故曰“己日乃孚”。……顧炎武《日知錄》謂朱子發讀爲戊己之己,當從之。按虞氏注云:“離爲日,孚謂坎。四動體離,故己日乃孚。”是虞氏亦以“離”爲己日,讀爲戊己之己明甚。

惠棟(1697—1758)《周易述》:

二體離,離象就己,爲己日。孚謂五,三以言就五。……二體離爲日,晦夕朔旦,坎象就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故爲己日。

漢儒“納甲”之說,以八卦配十天干,《繫辭傳》“在天成象”,《周易集解》引虞翻:

謂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

^① 屈萬里《讀易三種》引,《屈萬里先生全集》第一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頁298。

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己。故在天成象也。^①

清儒李道平(1788—1844)亦主納甲之說，云：

二體“離”爲日，離納己，故曰“己日”。^②

所謂“二體‘離’”指的是《革》內卦“離”及三四五互“離”，皆納“己”。以上可知，讀“己日”的亦有兩派：一派認爲就是天干紀日的第六日“己日”，另一派則用納甲說來解釋。

4. 己、巳、已的相混——傳本到譯本

“巳”“己”“已”三字在歷代版本之中相混，也是造成注釋系統錯亂的原因之一。《說文解字》“巳”字：

巳也。

段玉裁《注》引《史記·律書》及《漢書·律曆志》說：

辰巳之“巳”，既久用爲已然、已止之“已”，故即以已然之“已”釋之。……即用本字，不假異字也。《小雅·斯干》《箋》云：“‘似’讀爲‘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官廟也。此可見漢人“巳午”與“已然”無二音，其義則異而同也。^③

古書無“巳”字，假借“巳”字而爲“已”，故漢代發生相混。《說文解字》“己”字段玉裁《注》又說：

此與“巳”止字絕不同。宋以前分別，自明代以來，書籍間大亂，如《論語》“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唐石經不訛，宋儒乃不能了。^④

而明代則“己”“巳”亦相混。我們看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年出版李學勤主編整理本《十三經注疏》雖爲鉛字排印，但《革》卦仍作“己日乃孚”，儘管王弼《注》讀爲“已事遄往”之“已”。

漢字“己”“巳”“已”的相混，對以漢語爲母語的華人學者而言已屬繁難，對歐美學者而言更是困擾。上述三種讀法，在英譯《周易》中都被歐美學者採用：

Wilhelm/Baynes 讀爲“己日”，自己的“己”：“On your own day you are believed…… Six in the second place: When one's own day comes, one may create revolution.”^⑤

John Lynn 讀爲“己日”，已經的“已”：“Only on the day when it

① 《周易集解》，中華書局，2016 年，頁 390。

②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華書局，1994 年，頁 436。

③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752—753。

④ 《說文解字注》，頁 748。

⑤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ion,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enguin Books, 1950), pp. 636 - 638.

comes to an end does one begin to enjoy trust.”^①

Richard Rutt 則讀為“巳日”，祭祀的“巳”：“On a sacrifice day, use the captives.”^②

5. 改日與改日



“巳日”字形不同的爭議，近年因上海博物館刊佈所藏《戰國楚竹書》（以下簡稱《上博簡》）而有新說。《上博簡》第三冊有《周易》簡，整理者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則隸定為“改日”，解釋作：

逐鬼禳崇之日。^③

濮茅左隸定“𠄎”字為“改”，可能依據甲骨文至楚系簡帛文字字形僅有“改”而無“改”字。甲骨文作“𠄎”“𠄎”^④等形。郭店楚簡《緇衣》作“𠄎”^⑤。侯馬盟書308“而敢或𠄎改”的“改”字作“𠄎”，與《上博簡》明顯不同。

丁四新也有近似的推斷，《楚竹簡與漢帛書《周易》校注》說：

“改”，帛本殘，今本作“巳”。案：《說文》分別“改”“改”為二字，誤。其實為一字，字本從巳從支，“改”乃俗訛字。

丁四新斷定“改”字為正，“改”字乃俗訛字，可能正是根據甲骨文至楚系簡帛僅

① Richard John Lynn trans.,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45.

② Richard Rutt, *The Book of Changes* (Surrey: Curzon Press Ltd. 1996), p. 272.

③ 陳仁仁《戰國楚竹書〈周易〉研究》亦採用濮茅左之說，又說“從楚竹書本作‘改’來看，此處變革之義似非抽象地談，而是涉及具體的‘逐鬼禳崇’之事或風俗，似表示需待‘改’後方可革更之。”（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70）。夏含夷順從濮茅左之說，“Here and in the Six in the Second line, for yi 改, which Pu Maozuo says means ‘to drive off ghosts and dispel curses,’ R reads si 巳, ‘the sixth of the earthly branches.’”並譯此爻為“On an exorcism day when trust.” See Edward L. Shaughnessy, *Unearthing the Changes: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of the Yi Jing (I Ching) and Related Tex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22–123.

④ 前5.10.6, 合39465, 黃組; 前5.17.6, 合39468, 黃組。

⑤ 引自“中央研究院”楚系簡帛文字庫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huwenzi>

有“改”
《上博簡》

支
己
謂
《革》卦

不
又說：

本
案
別

李零讀
李零指
了“改”
丁四新
形則為
訛字，也
這
不能單
問題，尤
從“己”
的常態
“改”字
書為“己”
卦義的

“改”
今”“予

① 支
② 己
③ 謂
④ 《革》卦
⑤ 不
⑥ 又說：

有“改”字而無“改”字。然而針對同一文本，李零有很不同的觀察，值得參考。《上博簡》《井》卦“改邑不改井”，李零說：

改，簡文从己。濮說此字與“改”形近字通，不妥。案許慎以為改字从支己（《說文》卷三下），李陽冰也說“己有過，支之即改”，都是誤以此字从己。其實，早期己、巳無別，但與己明顯不同。改字並不从己，因此也無所謂形近字通。^①

《革》卦“改日”下又說：

改，簡文寫法同簡 44，馬王堆本、今本作己，濮注讀為効改的改，不妥。^②

又說：

“己日”讀“改日”。上博本作“改日”，下“己日”同。馬王堆本、雙古堆本，這兩處皆殘缺。下九四有“改命”。“改日”“改命”皆與“革”字有關。案：改字从己或巳，不从己。己、巳、己現在寫法相似，但古文字，己、巳無別，而與己完全不同。^③

李零讀為“改日”，即改革字，不同意濮茅左讀為“改日”，為殺改字。首先，誠如李零指出，“己”“巳”二字完全不同，李零強調“改”字不从“己”而从“巳”，說明了“改”“改”二字無所謂“形近字通”，“改”也不是“改”的俗訛字，二字並不能像丁四新所說“其實為一字”。“己”字甲骨文字形為“己”“己”^④，“巳”字甲骨文字形則為“巳”“巳”^⑤。濮茅左讀此字為“改”而非“改”，丁四新說“改”為“改”的俗訛字，也許就是囿於該字左偏旁从“己”不从“己”。

這裏恰好讓我們注意到經典詮釋上一個重要的方法問題——考釋文本，不能單綫地依靠審視古文字形，而必須同時考慮文字訛變的類例、校勘異文的問題，尤其重要的是文本（text）意義脈絡的合理性。儘管“改”字甲骨文並不从“己”，研究者應該充分考慮：文字發展過程中出現訛變，往往也是文字演變的常態。顧炎武《日知錄》所引《儀禮》鄭《注》之說，“丁己”之“己”就是表述“改”字，《說文解字》更明確指出“改”字从“己”，顯示漢儒訓詁知識中“改”字或書為“己”^⑥。再往上推，《周易》《革》卦全卦均申論“改革”之義，“改日”也合符卦義的系統。用“改”反而扞格不通。

“改”字在經典中常見。《詩經·鄭風·緇衣》的“予又改為兮”“予又改造兮”“予又改作兮”的“改”都是更改的“改”，而不是“殺改”的“改”，但兩字的讀

①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4期，頁62。

②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頁63。

③ 李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13。

④ 甲2490，合27138，何組；甲2262，合22484，子組。

⑤ 鐵263.4，合17736；前4.4.3，合13527，賓組。

⑥ 這個“己”字並非自己字，而是“改”字的左偏旁，和“己”字字形近同。

音則均从“巳”聲。我們也不要忽略了，朱駿聲(1788—1858)《說文通訓定聲》早已考論“改”“改”二字的區別。《定聲》“改”字說：

殺改，大剛卯，以逐鬼魑也。从支，巳聲，讀若“巳”，與从巳聲之改革字別。按：“殺改”亦疊韻連語，以正月卯日作，故曰“剛卯”。或以玉，或以金，佩之辟邪，其度大者長三寸，廣一寸，小者長一寸，廣五分，皆四方，于中央從穿作孔，采絲繫之，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受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瘳，莫我敢當。”^①

李零文章所提及“劾改”的“劾”應作“殺”。“殺改”，是用來驅逐鬼魑的“大剛卯”。朱駿聲特別區別了“改”“改”二字，前者是“逐鬼魑”之物，後者是改革字。濮茅左釋《上博簡》該字為“逐鬼禳崇”，就是將之隸定為“改”。依照朱駿聲解釋：“殺改”二字是有押韻關係的複合詞，是“疊韻連語”，即古漢語的連綿詞^②。這樣一來，將“殺”“改”二字拆開，另造為“改日”一詞，恐怕有扞格不通之弊。而《說文通訓定聲》“改”字下朱駿聲解釋說：

更也。从支，巳聲，與从“巳”之殺改字別。《詩·緇衣》：“敝，予又改爲兮。”《傳》：“更也。”……《士相見禮》：“改居，則請退可也。”《注》：“謂自變動也。”^③

值得注意的是朱駿聲論“改”字則強調“與从巳聲之改革字別”，論“改”則強調“與从‘巳’之殺改字別”，顯然是提醒學者切勿混淆此二字。

朱駿聲著有《六十四卦經解》，說雖本漢儒，但他讀“己日乃孚”，卻對上述幾種讀法一概反駁，單採曆法之義，釋讀為“己日”：

甲子至癸亥名目，古以紀旬，不以紀年。旬法六十日一週。一歲六週。故今年甲子日子正初刻初分冬至，則明年必己巳日卯初三刻奇冬至也。計閱三百七十一年，而又為甲子日子正初刻初分冬至，但不在朔日耳。……然則“己日”為太陽一歲週而復始之日，舉一年以概三百六十年也。天運有常，不愆于期，故孚。所謂革而信之也。所謂“天地革而四時成”也，所謂“行有嘉”也，所謂“革去故”也。故象傳統一卦之象而揭之曰“君子以治曆明時”。^④

朱駿聲根據《彖傳》“天地革而四時成”和《象傳》“君子以治曆明時”，認定《革》卦與天文曆法有關，認為古代用甲子紀日，而每年 $365\frac{1}{4}$ 日，故今年甲子日在子正初刻初分冬至，經365日即為己巳日，再過 $\frac{1}{4}$ 日即由子正初刻至卯初三刻。因此“己日”就是太陽一歲週而復始之日，舉一年即可概括其餘。至於

①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藝文印書館，1975年，頁218。

② 例如《楚辭·卜居》“呶訾栗斯，喔咿儒兒”就是連綿詞的顯例，“呶、訾”精母雙聲；“栗、斯”支部疊韻；“喔、儒”侯部疊韻，“咿、兒”影母、日母，雙聲。

③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頁220。

④ [清]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中華書局，1958年，頁212。

“己”“巳”

而
萬
出
侍
言
“己”

朱氏強
室礙難

就古

亥切。兩

部應該

部，“改”

聲”的“巳

明代以

必不可

“改”“改

“改日”讀

質，和“日

上也室

字別”，正

研究

們判讀經

朱駿聲引

更改、改

《召誥》的

是“更改”

究者要捨

主旨互相

“改”，就

推論，依

日”，那只

顧炎

禮·少牢

“己”“巳”“已”的讀音，朱駿聲說：

辰巳之巳，與已止之已，字畫音聲，本皆無異，皆羊里反，以陽氣至，巳而盡出，至午則陰生，故轉訓爲“既”爲“止”……按《說文》“己”居擬切，象萬物辟藏訕形也。己承戊，象人腹；巳爲蛇，象形，詳里切。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象蛇形也。巳，羊止切，用也，从反巳，賈侍中說，巳意巳實也，象形，三字音聲略同，字畫迥殊，意義亦別。況文豈言“巳時乃孚”耶？又“己日，天命巳至之日”……然巳至之日，安得但云“巳日”？^①

朱氏強調“己”“巳”“已”三字音聲略同，但字畫字義均不相同，“己日”“巳日”均窒礙難通，而“己日”則怡然理順。

就古音而論，中古韻書所記，“改”字養里切或羊己切，“改”字古亥切或己亥切。兩字讀音不同。然而，如依朱駿聲之說，“殺改”爲疊韻連語，則二字韻部應該相同。考慮“殺”字上古音溪母之部（中古讀音古哀切），“改”字見母之部，“改”字應亦屬之部，始符合疊韻連語的條件。這樣一來，朱駿聲所說“从巳聲”的“巳”，理應是十天干中的“己”而非十二地支的“巳”（詳前文引段玉裁稱明代以後印刷“己”“巳”不分），所从的聲符偏旁必定也是見母之部的“己”字，必不可能爲“巳”。只不過上古發展至中古，“改”字有了新的讀音。由此推論，“改”“改”二字上古音相同，中古則相異，但截然爲兩字，可無疑問。《上博簡》“改日”讀作“殺改”字的可疑之處在於：它脫離了“殺”字，失去疊韻連語的本質，和“日”字合在一起成爲“改日”一詞而釋爲“逐鬼禳祟”，在《周易》卦義系統上也窒礙難通，在古代經典中也未嘗出現過。朱駿聲特別指出“改”字“與殺改字別”，正好說明了他注意到二字有混淆的危險。

研究經典的學者，必須時時刻刻注意：文字音義的發展是有流動性的。我們判讀經典文字，應該考察它動態的變化，而不能只執著於字形筆劃的異同。朱駿聲引《緇衣》的“改爲”、《儀禮·士相見禮》的“改居”，正是這個意思。因爲更改、改變的“改”字在經典中十分常見，像《尚書·仲虺之誥》的“改過不吝”、《召誥》的“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楚辭·離騷》“何不改此度”等等，用的都是“更改”的“改”而不是“殺改”的“改”。總之，“改”字在古經典中是罕見的，研究者要捨“改”取“改”，必須分外小心。“改”字在《周易》《革》卦中和“改革”的主旨互相呼應，而讀爲“改”，更是顯而易見，不能因甲骨文至簡帛文字字形爲“改”，就一律以“改”爲“改”，而讀爲“逐鬼禳”，或者視兩個字爲一個字。同一推論，依朱駿聲所指“改”爲“殺改”的專用字，《上博簡》卻將“改日”寫成“改日”，那只能推斷它是寫法的混淆所致。

顧炎武《日知錄》指出“己日”之“己”，既讀爲十天干“戊己”字，亦有《儀禮·少牢禮》及《漢書·律歷志》“丁己”字。這提醒了我們，在《周易·革》卦

① [清]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頁213。

中,此字實兼有二義——《周易》哲理本於陰陽消長、反復其道,“己日”為第六日,過中則改,故同時也含有“改”革的本誼。這正是本文“一字多義”的又一顯例。

三、補充若干《周易》異文多義的例子

無論是“異文”或“一字多義”,皆非古漢字及漢文獻所獨有,拉丁文、梵文等古老語言文字均如此,最初皆因字少所致。如《詩經·大雅·緜》“自土沮漆”,傳注釋“漆”為漆水、“沮”為沮水。唯孔達生(德成,1920—2008)師《“自土沮漆”解》考證“土”即“杜”,謂《漢書·地理志》“杜陽”所指之“杜水”,齊《詩》正作“杜”;“沮”同“徂”。四字義謂周太王遷岐,自杜水往漆水之事。達生師說:

蓋古者字少,且以一字當數義,又同音文字,往往通用不別,若此類者,本無足異,故甲骨文及金文,或以且作祖,或以且作俎,《韓非子》以范雎作范且(見《外儲說左上》)。先秦經籍,此類例證甚多。^①

達生師所指出“古者字少”,正好說出了“異文”和“一字多義”現象的成因。古代文字不多,或借用某一字形表達另一音義不同的字,是為假借,如“然”字本義為“燃”,下方四點即是“火”字。但此字被“然而”“雖然”借用為語詞後,書寫者唯有再添加一“火”於左邊,成為“燃燒”的專用字。又或同屬一字而有不同寫法,如“毓”“育”二字實皆女性產子的會意,音義皆同,而字形結體則有異。總之,漢字形、音、義的關係,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變化多端,而在歷史洪流中,字形訛變,亦未必有道理可講。

《周易》迭經歷代人傳抄,難免出現字的訛誤。後人不認得原字,有時會用另一同音字取代(音近而誤),或誤用另一同形字(形近而誤),甚至有時直接用較通行的字代替。筆者《〈易〉學與校勘學》所引《睽》卦“其牛掣”的“掣”字就是這一類。《夬》卦九五“覓陸夬夬”的“覓”字,恐怕屬於同類情形。大多數《易》家讀如字,釋為草木。王弼《注》:

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故曰夬夬也。^②

朱熹(1130—1200)《周易本義》:

覓陸,今馬齒覓,感陰氣之多者。^③

唯王夫之《周易內傳》讀此字為“覓”,與草本植物無關:

覓,胡官反,从卅,與从艸者異。覓,細角羊不能觸者。陸,平原之地,

① 原刊《說文月刊》3卷10期(1943年5月),頁169—170。引自《孔德成先生文集》,藝術家出版社,2018年,頁15。

② [晉]王弼、韓康伯著《周易王韓注》,大安出版社,1999年,頁136。

③ [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中華書局,2009年,頁162。

羊所樂處也。兌本羊體，而行於平原，得其所安，故有此象。九五雖迫近上六，有決於驅除之責，而安居自得，與之鄰而无戒心，“夬夬”而實未決也，以其得位居中，而非暱於陰柔，故亦可以无咎。^①

《說文解字》卷十“寬”部：

山羊之細角者。从兔足，从苜聲。凡寬之屬皆从寬。讀若丸。寬字从此。^②

“寬”常見而“寬”罕睹。如讀為草本的“寬”，則“寬陸夬夬”意義，實難索解；如讀為細角山羊之“寬”，釋為山羊在草地上決行無礙之貌，義更見長。設想原作“寬”而後人因字不常見而以“寬”字代替，實也在常理之中。只不過孤證難為定論，從最嚴謹的角度考慮，暫時只能存疑。

又如王應麟(1223—1296)《困學紀聞》論《頤》卦六四爻辭“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漢書·叙傳》：“六世眈眈，其欲洿洿。”原注：音滌。《注》：“頤六四爻辭，洿洿，欲利之貌。今《易》作‘逐逐’。《子夏傳》作‘攸攸’，顏《注》以‘洿洿’為欲利，輔嗣以‘逐逐’為尚實，其義不同。”

這個例子和“鹿”“麓”之例相同，讓人難以定奪“逐”“攸”“洿”三者究竟何者為正確。

又《小畜》卦九二“牽復，吉”。屈萬里(1907—1979)《周易集釋初稿》：

牽復，言被牽而復也。疑“牽輓”二字之訛，牽字漢石經作“牽”(見牽羊悔亡)，形近牽。輓，車軸頭鐵。輓，說文：“車軸縛也。”二者皆所以固軸。既牽又輓，軸固故吉。軸當車之中，故象曰在中也。又疑牽如字，復作輓(大畜作輓)。牽輓，謂縛輓於軸也。牽輓則吉，脫輓則凶。^③

歷代傳注多採“牽復”之說，意思是被牽而復，因意義暢通，似無異辭。而屈先生以實證方式提出“牽輓”之說，或讀為“牽輓”，實均可以成立，於卦義亦圓融無礙。但究竟應採何種讀法，今天看來，亦值得研究者思考。

又如《蹇》卦有蹇困之義，“王臣蹇蹇”，實兼有“蹇”及“蹇”二義，也就是“蹇蹇”同時兼有“蹇蹇”的意思，即《後漢書·魯丕傳》“廣納蹇蹇”，指正言、直言之貌。^④ 古代君臣之義，臣下持正直言，是士大夫精神，故有“蹇蹇”之義；但犯顏直諫，十分困難，甚至有殺身之禍，故又有“蹇蹇”之義。然而經文的抄寫者或印刷商，實難以將兩個字同時寫在一段經文之中，唯有保存一個、捨棄另一個，這就讓經典將兩字義同時寄託在一個字之中的現象灰飛煙滅了。

① [清]王夫之《周易內傳》，《無求備齋易經集成》第76冊據清道光二十二年守經堂刊本影印，成文出版社，1977年，頁510。

② [漢]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477。

③ 屈萬里《讀易三種》，頁79。

④ 《廣韻》：“蹇，正言也。”《韻會》：“蹇，直言貌。”

四、結論

傳統校讎學方家，在不同板本之間作出是非判斷，如老吏斷獄，不能有所含糊，是其所擅長，也就常常無法考慮到筆者多年來常常申論《周易》經文中“一字多義”(polysemy)的現象，更不會思考到文獻學、訓詁學上“異文”(variation)的背後，在訓詁學、詮釋學和哲學上的意義。誰能想像到，一個小小的“異文”，已足以衍生出好多種不同的說解，可以引起千百年的誤會和跨世代的辯論。而關鍵卻在於，研究者未能以寬廣的心情，看待同一個字可以兼有兩種或以上的意義。

如筆者常常強調的，漢字是結合形、音、義三者為一的語言，而三個元素可以有不同的組合，有時字形相同，用不同的讀音來表達不同意義；有時讀音一樣，字形、字義卻都不同；有時音義一樣，卻又有不同的字形結構。更有很多例子是，一字本身即含有兩個以上的意義。現代人未能細心揣摩、品嚐文本，囫圇吞棗，就急急在其中判斷出是非對錯，造成文獻的訛誤，也引致讀者的誤解。這是研究者不可不知的。

【作者簡介】鄭吉雄，香港教育大學文化歷史講座教授，研究方向為《周易》、清代學術史、中國思想史、東亞文獻詮釋學。

【提

剛中

而是

同，但

進而

才注。

語和

案語

平《周

注。前

而厘清

【關鍵

蜀才

釋文·叙錄

是亡於兩宋

條，故清代

得佚文亦大

中也”之下，

吉’；九四升

① [清]王

頁 236—237；[

張惠言《易義別

才注》，《續修四

逸書考·范長生